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斬鬼傳

第四回 因齷齪同心訪奇士 為仔細彼此結冤家

詞曰 財如血，些兒出去，疼如裂。大難何膺？但憑胡說。究竟胡謔謔不著，忽然兩地成吳越，鵝蚌相持，漁人自悅。

話說涎臉鬼自刎而死，小鬼們見沒了主人，祇得四散逃走，因商議道：“咱們往何處去好？”一個道：“就是適纔所言，不是齷齪鬼處，就是仔細鬼家。”一個道：“仔細鬼家遠，咱們到齷齪鬼家去罷。”於是一擁出了寡廉洞，卻從山後跑了。一個個走的氣喘吁吁，方纔到了齷齪鬼門首。上前扣門，裏邊跑出一個小鬼來，問道：“你們何處來的？我家主人有病不能相會。”眾鬼道：“你家主人是何病？莫非推托麼？”那小鬼道：“豈有此理！我家主人害的是挾腦風。”眾小鬼道：“若說別樣病症，我們不知。若這挾腦風，我們卻曉得個好方兒，立刻見效。”那小鬼道：“是何方兒，你們且說說我聽。”眾小鬼道：“俺家主人當年也曾患此症，請了一個師巫。那師巫敲起扇鼓，須臾請將柳盜跖來，將俺家主人頭打了二十四棍，又教師巫灸了二十四個艾灸，登時就好了。”那小鬼道：“這是甚麼緣故？”眾小鬼道：“你不知道麼！這叫作賊打火燒。”那小鬼道：“我當是正經話，原來是鬼話。我問你們為甚要見俺主人？”眾小鬼道：“實和你說罷，如今不知那裏來了一個鍾馗，又有一個司馬，一個將軍，領著數百陰兵，專斬天下邪鬼。昨天將俺無恥山寡廉洞的涎臉大王滅了。俺們逃難而來，一者想要與俺大王報仇，二者就來投靠你家主人。”那小鬼聽了，慌忙飛報進去。

且說齷齪鬼正在那裏想算，怎麼圖人家房產，怎麼霸佔人家地畝，祇見小鬼跑到跟前，正長正短，如此如此，稟了一會，齷齪鬼不聽便罷，聽了此話，腦子裏一齊亂響，魂已飛於天外了，三萬六千毛孔，一齊流汗，二十四個牙齒上下廝打。祇得勉強扎住，吩咐小鬼道：“有這樣事？但他們既來投俺，俺少不得要管飯。每人四十顆小米的稀粥，咸菜半根罷了。”吩咐畢，祇管走來走去，心下想道：“此事必須與仔細鬼商量方妥。”又想道若請他來商量，未免又要費鈔，不免找尋他家裏去，他自然要管待我，這叫豬八戒上陣，倒打一耙。

主意已定，遂走出門來，竟尋仔細鬼去了。走了幾步，忽然又想起一件事來。你道又想起甚麼事？他思想路途遠，倘若出起恭來，可惜將一包屎丟了。不如回去叫個狗跟上，以防意外之變。於是回來，又喚了一隻狗。走不多時，果然就要出恭。齷齪鬼嘆道：“天下事與其失之事後，不可不慮之事前。聖人云：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”真個出了一大恭，那狗果然吃了。正走中間，狗亦出起恭來。齷齪鬼看著，氣的發昏，罵道：“不中用的畜生，叫你吃上，回家去廁在家裏糞堆上，怎麼在這裏廁了。真正鼠肚雞腸，一包屎也存不住，要你何用？”看了看，待要棄了，甚是可惜，待要拿上，無法可拿，祇見道旁有些草葉，忙去取來，將狗糞包裹住，暗帶在身旁。這正是成家之子惜糞如金的出處。寫至此，忍不住要作詩贈他：

人廁之後狗偏廁，狗吃人廁人奈何？

料想人吞吞不得，也須包裹當饅饅。又詩一首：

齷齪之人屎偏多，自廁自吃不為過。

早知那狗不中用，寧可憋死也不廁。

按下齷齪鬼不題。且說那仔細鬼，他生來稟性慳吝，情甘淡泊。其時正在家中看守財帛。聽的外邊有人叩門，祇得走將出來。見是齷齪鬼，少不得讓在家中坐下，問道：“兄長何來？”齷齪鬼道：“無事不登三寶殿，今日有要緊話，特來商議。”遂將無恥山寡廉洞小鬼投的根由說了一遍，道：“我想來，丟了性命倒是小事，倘若他令兵卒來搶掠你我一生所積，豈不勞而無功？”仔細鬼道：“是呀，我們不然把銀子打成棺材，他若來時，將咱裝在裏邊，連忙埋了，豈不是人財兩得，就死也落的受用？”齷齪鬼道：“這個主意錯，這些財帛原是與子孫的，我們不過與他看守。咱們隨去時，教他們何以過度？”仔細鬼道：“也說的是，但依你說該如何？”齷齪鬼道：“須得個萬全之策方好。”兩個人想來想去，總沒個好法子。

看看想到半夜，餓的齷齪鬼口乾舌焦，祇的問仔細鬼道：“老弟，我們飢了。我有帶來的一包狗糞，請你如何？”仔細鬼道：“老兄原來還未吃飯。祇是火已封了，怎生處？”又低頭想了半日，方說道：“有昨日剩下的兩個半燒餅，還有一碗死雞熬白菜，若不見外，權且充飢如何？”齷齪鬼道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於是托將出來，放在桌上。仔細鬼陪著吃了一個，這齷齪鬼止吃一個半燒餅到肚，連充饑也不能夠，再也不好要了，沒奈何將褲子緊一緊，又看見桌子上落上許多芝麻，待要收得吃了，又怕仔細鬼笑話。眉頭一蹙計上心來。於是用指頭一面在桌上畫著，一面說道：“我想鍾馗這廝，他一定要從慳吝山過來，過了慳吝山就是抽筋河，過了抽筋河就是敝村了。”桌子上畫一道，拈的幾顆芝麻到手，因推潤指，將芝麻吃了。又畫，畫了又吃，須臾，吃個罄盡。看時，桌縫中還有幾顆不能出來，又定了一條計，向桌子上一掌拍了一下，大聲道：“那鍾馗若來，我拿住他時定要判屍萬斷。”這一拍，將那幾顆芝麻拍出來了，他又用前法吃了。仔細鬼忽一陣心疼，不能動止。你道為何？他見芝麻落在桌上，自然是主人之物，不想又被齷齪鬼設計吃了，所以心疼起來，齷齪鬼見他心疼，心上有些明白，與自己得病一樣，祇得作謝去了。這仔細鬼疼了一會，轉過氣來，恨道：“他何嘗是商量計策來？分明是故來討擾我。我不免明日也到他家去商議，怕他不還我的席麼？”於是連夜飯都不吃了，等到天明，竟往齷齪鬼家去。這正是：

齷齪鬼搗齷齪鬼，仔細人尋仔細人。

到了齷齪鬼門首，搖響門環，祇見齷齪鬼在門縫裏張望。仔細鬼道：“是我來了，不必偷視。”齷齪鬼開了門，道：“原來是老弟，我祇當是吃生米的哩。”仔細鬼道：“你老弟從來不吃生米。”齷齪鬼便接著口氣道：“想是老弟已吃了熟飯了。”因對家人說：“你二爺吃了飯了，不必收拾，止看茶來罷。”仔細鬼暗道：“又受了他的局套了。”祇得坐下，吃了一盅寡茶，說道：“老兄昨日所言鍾馗之事，我想此事還須與急賴鬼商量，他還有些急智。”齷齪鬼道：“你提起他來，他去年借了我三斗三升一勺糧食，止還的三斗三升，竟欠我一勺未還。我為朋友面上不好計較，你說他可成人麼？”仔細鬼道：“可不是怎的，他問我借了二錢三分四厘五毫銀子，還短了我一毫。我教他寫下欠約，現在我家存的，至今不好去逼他。我們如今做了大量君子，攔過一邊，且與他商量這事可也。”齷齪鬼道：“你說得是。”遂攜手同行，不覺來在急賴鬼家門首。祇見門前圍著許多人，都是向他討債的。急賴鬼掛出一面牌，上寫著：“明日準還。”那些人益發不依，嚷個不了。齷齪鬼道：“他既明日準還，也就罷了，你們為甚還這等的亂嚷？”那些人道：“二位不知，他這個明日是活明日，不是死明日，所以難憑。”仔細鬼道：“總是一個明日，如何又分死活？”那些人道：“大凡有行止的，是個死明日。無行止的，是個活明日，就如夜明珠一般，千年萬載常明起來，那裏有個底止？”齷齪鬼道：“原來如此，但如今列位們嚷也無益，索性等他到明日，看他如何？”那些人見說的有理，也祇得去了。

他二人方纔進來，見急賴鬼在那裏砌牆。仔細鬼道：“外邊有許多人叫罵，你還這等安心砌牆？”急賴鬼道：“二位有所不知，我於今見西牆倒壞，我拆東牆補西牆裏，豈是有奈何的麼？二位兄長到此何幹？”齷齪鬼道：“如今有天大的一宗事情，特來求教。”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說了一遍。急賴鬼道：“我當是甚麼大事。若這宗事，有何難處？祇須寫一封嚇蠻書去嚇他，他自然不敢來了。”仔細鬼道：“怎麼叫做嚇蠻書？”急賴鬼道：“兄不知麼？是當日外國與唐天子邦下，將一封書來，寫的是他那外國的字體滿朝文武官員都認不得。明皇召將李青蓮來。那李青蓮吃的酪酊大醉，將來書看了，就用他外國的字體寫了一封回書。明皇教楊貴妃捧硯，高力士與他脫靴，他拿起筆來一揮而就，寫成一封嚇蠻書竟將那外國嚇的服了。如今咱也祇寫封書去嚇罷了。”仔細鬼道：“此計大妙，正是紙上談兵。祇是叫誰來寫呢？”急賴鬼道：“我已打算下了，我這邊八蠟廟中有個教學的先生，文才最高。他做的詩詞歌賦，再沒人比得過他。那一年歲當大比，題目是風、花、雪、月絕句四首，他不假思索，拿起筆來就做成了。我還記的，試念與二位兄聽。那詠風的詩是：

一般冲天百丈長，黃沙吹起斗難量。
任他鎮宅千斤石，刮到半天打塌房。
詠花的詩是：
一枝纔謝一枝開，誰替東君費剪裁。
花匠想從花裏住，不然那討許多來。
詠雪的詩是：
輕如柳絮快如梭，可耳盈頭滿面探。
想是玉皇請賓客，廚房連夜褪天鵝。
那詠月的詩益發妙絕：
寶鏡新磨不罩紗，嫦娥端的會當家。
祇愁世上燈油少，夜夜高懸不怕他。”

齷齪鬼聽了，道：“真個做的好，祇是‘不怕他’三字有些不明白。”急賴鬼道：“這正是用意深處，大凡做賊的人，偷風不偷月，他最怕的是月。月偏不怕他，故意照將起來。所以要用這‘不怕他’，三字，可謂奇之極矣。房官見了他的卷子，喜得說道，羽翼已成自當破壁飛去，因怕他飛了去，將文字旁邊畫了許多道子攔住，猶恐他脫穎而出，又上許多叉子叉住。呈上主考那邊，不想主考淺薄，也不懂的‘不怕他’三字，反說莫有出處，駁了不中。你說屈他不屈他？他因此滿腹不平，又做了一首感懷的詩，再念與二位聽：

生衙鈔短忍書房，非肉非絲主不良。
命薄滿腹觀鵝蚌，才高塞耳聽池塘。
談詩口渴梁思蜜，話賦心漕孔念姜。
何日時來逢伯樂，一聲高叫眾人慌。”

齷齪鬼道：“這詩我益發不懂，還求哥哥講講。”急賴鬼道：“生衙鈔短忍書房者，是作生意無本錢，待要住衙門又沒頂手，所以忍氣吞聲入書房。第二句就是因主考駁了他的卷子，說他吟的詩當不得肉，作的賦當不得絲，又遇主考無良，不能愛才，故云非絲非肉主不良。第三句是見人家中了他不能中，故憤然說道：我雖命薄，看你鵝蚌相持到幾時。第四句是說不第以來別無生涯，祇得教書，那書生們念起書來，就如蛙鳴一般，古詩有青草池塘處處蛙之句，這‘聽池塘’三句又用得好。第五、六句便說教學的苦處，每日講起書來，講的口渴心漕，當日，梁武帝被侯景困在臺城餓死時，曾思蜜水止渴，所以說‘梁思蜜’。論語上有‘孔子不撤姜食’，故又云‘孔念姜’。‘口渴梁思蜜，心漕孔念姜’，你看他對得何等工巧，又句句是典故，豈不是好詩？至於結尾這二句益發妙絕，古今少有。當日馬逢伯樂而嘶，其價倍增，他說‘何日來逢伯樂’，遇個明眼主考將他中了，如今人都欺他，那時他把人都嚇慌了，所以說‘一聲高叫萬人慌’。這一首詩無一個閑字，無一句閑話，蘊藉風流，特真異才。怎奈德修而謗興，道高而毀來，人反起一個混名叫做不通鬼。你說這等一個才學，豈是不通之人？”仔細鬼道：“自然大通家了，老兄可快叫他寫嚇蠻書。”急賴鬼道：“你們空有幾分財帛，道理全然不解。當日文王訪姜太公，玄德請孔明，都是親身請見，豈有個喚來之理？我們必須親去拜求方可。”齷齪鬼道：“還是老兄知禮。”

於是三人同出門來，齷齪鬼與仔細鬼走著，各暗想道：聽了急鬼賴多少詩詞，聽的耳飽，苦了自己肚皮，餓的腰不能伸，鞠著躬跟他走。轉了幾個彎，就是八蠟廟了。上前輕輕叩門，裏面走出一個小童問來歷，進去通報。且說那不通鬼正與謔鬼講話，小童走到身邊，低低說了聲：“有客相訪。”這不通鬼也不問是誰，吩咐道：“請進來罷。”小童出來道：“有請”，他三人鞠躬而入，十分謙遜，先向謔鬼致意，道：“此一一位先生高姓？”不通鬼道：“敝社長謔先生。”他三人先同謔鬼作了揖，然後與不通鬼見禮，說道：“久仰大德，未敢造次，今日會面，實慰平生。”不通鬼道：“學生草茅下士，幸接高賢，頓使蓬蓽生輝。”讓坐已畢，看他書房，果然清雅。

小小院落，低低茅屋，也沒有柏來，也沒有梅，也沒有竹。簾前培二棗，階下栽雙菊。一頂書櫃不是梨木，幾卷殘篇頗成古籍。硯臺堪作字，詩筒可裝筆。存一點太古風，裝一個稀奇物。閉門違俗客，烹茶待知己，還有一樁缺欠，無錢賒酒不得。

不通鬼道：“三位先生到此，必有所論。”齷齪鬼道：“無事不敢造訪，今有切身厲害之事，特來懇教。”遂將鍾馗之事，細說了一遍，不通鬼聽著斬鬼二字，因自己有一這個鬼名，未免有些動意。所謂罵著和尚滿寺熱，祇是不肯露頭。急賴鬼隨又說出求寫書之意，不通鬼道：“學生才疏學淺，祇恐有負所托。”祇見謔鬼大怒道：“何物鍾馗，這等大膽，敢在太歲頭上動土。老社臺你將這書寫的官冕些，叫他知我們的才學，自然不敢正眼相看。如其不然，俺們再動公呈。”不通鬼道：“眾位請坐，待學生搜索枯腸。”於是左扭右捏的，把鬚鬚不知拈斷多少，好幾個時辰方纔寫出稿來。你道寫的是甚：

“年家侍教生某等頓首，書奉鍾馗老先生將軍麾下：蓋聞先王治世，各君其國，各子其民。彼此不爭，凡以息兵也。先生不知何所聞而來，竟將生等一概要斬。即以斬論，孟子云：君子之澤五世而斬，小人之澤亦五世而斬。生等既作君子，亦作小人，其不應斬也明矣，而先生必欲斬之。先生既欲斬生等，生等獨不可斬老先生乎？如其見機而作，乃屬其陰兵而告之曰：敵人之所欲者，吾頭顱也，我將去之，不亦善乎？若猶未也，生等赫赫斯怒，愛整其旅，將見弓矢斯張，干戈咸揚。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；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。先生其奈之何？統希酌量，勿貽後悔！不宣。”

眾人看畢，大喜道：“還是先生高才，說的又委婉又剛正，他見了，自然卷甲倒戈矣。”謔鬼道：“書詞雖好，還待我親去一番。憑俺三寸不爛之舌，說的他死心塌地，再不敢小觀我等。”齷齪等鬼益發大喜，祇得攤錢買酒，與謔鬼餞行。謔鬼飲過三杯，拿著書，竟昂然而去。

且說鍾馗自滅了涎臉鬼，因五月天熱，且在這山中避暑，這日正和咸、富二神玩賞榴花，陰兵來報，道：“外邊有個秀才要見。”鍾馗道：“令他進來。”祇見謔鬼高視闊步，走到面前，長揖而立。鍾馗已有幾分不耐煩了，問道：“你來何軒？”謔鬼道：“俺聞兵乃兇器，戰乃危事，所以聖人不得已而用之。今日先生到此，未聞有所不得已之事，竟將俺名為鬼的人一概要斬。人命關天，上帝寧佑汝乎？我學生不忍坐視，故求敝友修書一封，專來奉上。倘若執迷，俺們的公呈決不免也。”說畢，遞上書來。鍾馗聽了他言詞，已是大怒，又看他的書詞，滿紙胡謔竟無一筆通處，於是擲書於地，大喝一聲，手起劍落，將他的謔筋謔腸一齊砍斷，再不能謔了。

於是率領陰兵，竟尋齷齪鬼等來。正走之間，祇見前面喊聲震地，殺聲冲天。原來是齷齪鬼與仔細鬼因與謔鬼餞行，攤錢不均，齷齪鬼少攤了一文，袖中又插上幾個小錢，仔細鬼受不得，所以兩個鬥起氣來，率領家兵廝殺。鍾馗不知是誰，將遠處看的人叫來問時，方知就是書上寫的那兩個鬼。鍾馗就要上前去斬，咸淵道：“主公權且息怒。這叫做二虎相鬥必有一傷。待他傷了一個，我們誅一個更容易。”鍾馗於是扎下營寨不題。

且說齷齪與仔細鬼正在酣戰之際，祇聽的一聲吶喊，看時兩家兵都散了。你道為何？原來他兩個平日與這些家兵的口糧不足，已是都有懷恨之心，今又見鍾馗扎下營寨，料想縱有功劳，絕無賞賜，因此散了。他兩個愈加氣惱，祇得拔出生刀子來廝刺。看看兩個俱帶重傷，兩家兒子出來各救回去。且說齷齪鬼回到家中，料想不能得活，又恐死了累兒子買棺材，遂於夜間偷跑出來，跳在毛坑死了。正是：

生前不是乾淨人，死後重當齷齪鬼。

再說仔細鬼聽齷齪鬼死了，看自己也是一身重傷，料來不能獨活，遂吩咐兒子：“為父的苦扒苦掙，扒賺的這些家私，也夠你

過了。祇是我死之後，要急將我一身之肉賣了，天氣炎熱，若放壞了，怕人不肯出錢。”說著流下兩行傷心淚來，大叫一聲，嗚呼哀哉了。不多一時，又悠悠復活，他兒子道：“爹爹還有甚麼牽計處？”仔細鬼道：“怕人家使大秤，你要仔細，不可吃了虧，就是牽計這個。”說畢，纔放心死去了。不想他兒子果然孝順，不肯違了父命，竟將他碎割零賣，這也叫做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的了。表過不題。

再說那急賴鬼與不通鬼，正在那裏眼觀捷旌旗、耳聽好消息的時候，忽見小鬼報道：“不好了，鍾馗來了，謫先生也教殺了，齷齪鬼仔細鬼都死了。我們祇得各顧性命便了。”說著跑出門了，霎時逃的無蹤影了。不通鬼聞得這個消息，丟了三魂，喪了七魄，也顧不得筆硯琴書，跑到後院井邊，咕咚一聲做水中秀才去了。祇留下急賴鬼一人，急急走到家中，閉門不出。鍾馗率領陰兵將他宅舍圍了，晝夜攻打。攻打的這急賴鬼急了，叫他的兒子樹出一面牌來，是將還字改作降字，是“明日準降”。

到了次日，使陰兵問他，為何不降？他回答：“寫的明白。寫的‘明日準降’，為何今日來問？”鍾馗聽了大怒道：“看來這廝的明日是無底子了。”催兵盡力攻打，那急賴鬼見勢頭不好，祇得拿了一枝大戟殺將出來。這邊廂富曲出兵，戰夠多時，祇聽得一聲響亮，急賴鬼落下馬來。眾陰兵上前拿住，鍾馗便要斬他，急賴鬼道：“不算，不算，這是俺馬蹶，非汝等之能。便斬了，死也不服。豈有大丈夫乘人之危而為勝者乎？”鍾馗哈哈大笑道：“也罷，俺就放你去，讓你再來，諒你籠中之鳥，網中之魚，不怕你逃入離恨天去。”

急賴鬼回至家中，換了一匹銀鬃白馬，又殺將出來。鍾馗也騎上白澤，同富曲相迎。急賴鬼措手不及，又被富曲活捉過來。急賴鬼又道：“豈有此理，俺祇有一人，你卻兩人，雖然拿住，也不算英雄。有本事的，和俺單戰，不許夾攻。”鍾馗笑道：“你果然會急賴，到也美得個實符其名。俺再放你去，那時拿住，又有何說？”急賴鬼又回到家中，棄了大戟，拿了一口可憐劍，又殺將出來，鍾馗便與他單戰。那急賴鬼怎敵得過，戰夠數合之後，便就逃走。鍾馗緊緊趕來，趕到沒奈何邊，前去無路，急賴鬼大驚失色。正在慌亂之際，忽然綠蔭中，撐出一隻沒下梢的船來。急賴鬼指望渡過河去再尋生路，不想逃的慌速，踏不住船頭，跌落水中，變成一個大鰲，縮了脖子，再也不肯出來了。正是：

躲債無方，張口不能胡急賴。

避人有法，縮頭權且做烏龜。

要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